

SCREAM

怀旧珍藏版

呐喊

陆凌涛 李洋 编著

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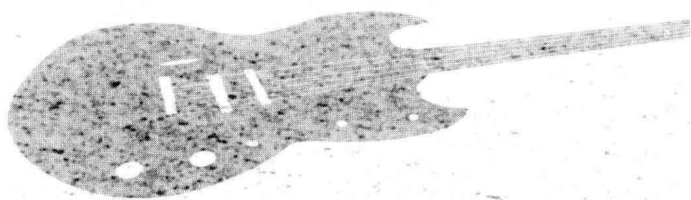


SCREAM

怀旧珍藏版

呐喊

陆凌涛 李洋 编著



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陆凌涛,李洋编著. —2版.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633-4261-7

I. 呐… II. ①陆…②李… III. 摇滚乐—研究—中国—现代
IV. J6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949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45 号 100071)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8.25 字数:32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2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导 言

1. 众说纷纭的摇滚概念

一直以来的悬念

究竟什么是摇滚乐呢？

长头发、皮夹克、破了洞的牛仔裤……也是，也不是；

吉他、贝司、鼓……也是，也不是；

Elvis Presley、The Beatles、Bob Dylan、Nirvana……也是，也不是；

年轻的自由、荷尔蒙的冲动、离经叛道……也是，也不是；

节奏、歌词、旋律、梦想、真实、感觉、狂野、信仰、力量、愤怒……也是，也不是；

……

这些都不是摇滚乐，也可以说都是，那么究竟形而上的具体的摇滚乐定义是什么呢？在我现在看来，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像是给自己下了个套，就像有人傻到一定要问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这世上有没有真正的爱情一样。因为永远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一直以来都没有！每当你发现好像只差一步之遥就要接触到真理的边缘了，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冒出来了一个岔路，你只要往前再迈一步，就是真理，可这岔路却把你引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于是你的思考又要从头开始了。

我只是个电台的DJ，似乎没有那么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当然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和权利来解决这个几乎和哥德巴赫猜想具有同等难度的问题，于是我只好把它交给历史和那些自命不凡的摇滚中人。希望他们给出的答案能多少靠点谱。

历史如是说

历史上第一首被打上摇滚烙印的作品是美国的白人音乐家 Bill Haley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录制的《整日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那个时候的 Bill Haley 穿着笔挺的西装，而且还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油光发亮，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走在现在的大街上，或者站在现在的舞台上演唱这首歌，一定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在唱摇滚，可偏偏历史把它定义成第一首摇滚作品。这也没什么奇怪，原来人们还觉得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原来人们还觉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时代和我们开的一个玩笑。这样说来，其实任何具体的定义似乎也都是相对的，因为时代在变，人们的认识领域也在不断地随之拓展、改变。

世界上最难的就是为某种事物下一个定义，因为这需要描述的准确、精练。而世界上最容易的也可以说是为某种事物下一个定义，因为你完全可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和认识程度给出一个概念。所以很早以前，在国人的传统意识中，一头长发加上皮夹克就是摇滚。然后有人认为，摇滚就是吉他上的 SOLO，贝斯上的低音，架子鼓上的节奏。现在有人说摇滚是一种精神，可是，也有人说这些都不对。于是带着越来越多的疑惑，我开始翻看有关著作和资料，找到了下面一些所谓的摇滚专家们所给出的定义：

格雷尔·马库斯是闻名遐迩的摇滚名著《神秘列车》的作者，他认为摇滚无非是“一种美国文化”，比如埃尔维斯·普莱斯利无非是“把作为美国人的感受戏剧化，把这种感受的含义、价值和美国生活的利弊作形象的表达”。

卡尔·贝尔兹则在他那本《摇滚故事》中视摇滚为“民间艺术”，一种下意识的俚语表达方式。

查理·勒特称摇滚为“城市之声”，认为它是都市少年们创造的新音乐呐喊。

乔纳森·艾森则在《摇滚时代》中称摇滚为“对西方文化之伪善的反叛……是一种深刻的颠覆形式”。

戴夫·哈克在《物有所值》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分析摇滚，认

为它是“工人阶级文化”；而保尔·约翰逊则在《新政治家》中视摇滚为资产阶级的阴谋，其目的是招安潜在的革命者，使他们“沉溺于其中而麻木不仁，懒散不堪并脱离实际”。

理查德·戈尔德斯坦在《摇滚之诗》中则认为，摇滚最重要的特点乃是对青春活力的肆无忌惮的挥霍……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美国黑人音乐家 Chuck Berry 用他的作品给摇滚乐下的定义，这同样是一首 50 年代摇滚乐诞生初期的作品 *Johnny B, Good*。它讲述了一个弹吉他的年轻人走向成功的故事，它以叙事的手法给摇滚乐加上了一个十分诱人的光环，摇滚乐可以让一个普通人走向成功与辉煌。这个普通人可以没有任何的乐理知识，不懂音乐，只要他有理想，只要他勇敢地把自己心里想的唱出来，只要他愿意。另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发射给外星生物的一艘飞船上，这首歌还作为人类文明的精华被刻录在一张光盘上，用以表达地球人的文明成果。

当局者如是说

[中国的文字真的很有意思，这里的当局者当然并不是政府当局的意思，而是“当局者迷”的那个“当局”。]

本书的副题是“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摇滚到底是什么？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向很多中国摇滚乐圈内外的士人寻求答案，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人说摇滚是一种精神、是反叛，有的则说是一种自我的宣泄和表达，有的说是自由，有的说是愤怒，有的说不清楚，还有的则认为摇滚只是一种音乐形式。但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给摇滚下定义真的很困难，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

这个问题太大了……真的是太大了！到现在其实也很难给它下个定义，尤其是在中国用中文来下个定义，因为大家都会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呀，那么说又

是什么意思呀，我看我也别给摇滚下什么定义了，反正，它就是一种音乐形式。至于对我来讲，它的意义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音乐影响了我的人生，给我了很多心灵的撞击。

超载乐队主唱：高旗

喔，天哪，这，这个，（给摇滚乐下定义）我有点不敢！我做了十几年，可以说我做了二十年音乐，我花了十年学习民族音乐，又花了十年接触摇滚乐，实话跟你说，从去年起我开始做世界音乐。我不敢说我非常清楚，但是起码我能感觉到我悟出了一些道理，这就是我得到的。我觉得首先摇滚乐是一种反映，最主要的是反映出你的精神状态，你的一种生存状态。可以这么说，你的这种行为，音乐跟你发生的关系，融入你生活当中，触摸每一分钟。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眼镜蛇女子乐队鼓手：王晓芳

这个定义我怎么能下呢？我没到那个级别呢！这个东西……还是不能下定义。就好比说举办一个摇滚乐比赛，谁得第一名，谁得第二名，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必要的事，是一个特滑稽的行为。所以说这个定义没法下，我们只是做音乐。如果这个定义一定要下的话，ROCK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还是没法说出来。

译乐队吉他手：讴歌

模糊、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摇滚的多元化。从关于摇滚的所有定义、专著或者乐迷感觉当中挑选一种来当作摇滚的概念，无非是一种盲从；而从我们的经验和认知当中来自造一种定义，也至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任性。其实在我们所采访的很多摇滚乐手之中，这样的说法也不在少数。

其实那时候，我对这个概念也不是很清楚。我非常喜欢的是 Heavy Metal，那时候我们想到要做这样的音乐。那时候乐队起名字，为什么叫黑豹乐队，也

跟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有关系的。

黑豹乐队吉他手：李彤

作为我们来讲，摇滚乐一直是一种力量的象征，而这种力量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的一种责任，尤其是我们这些受过正统的音乐学院教育的人。我们的音乐都要有一种方向，而不是像现在很多的音乐那样，就是随意地玩——我就是说我自己。我们都是有为什么的，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就我们做音乐的初衷来讲，就要做成一种有力量的、健康的音乐。

轮回乐队主唱：吴桐

我觉得就是自我的一种爆发和一种体现，而且是真实地反映自己的那种能力、能量，就是很真实。

译乐队及二手玫瑰乐队贝司手：陈劲

我觉得算是一种对人的挑战吧。喜欢上它的人不容易，尤其是在中国。它可以说像是一种血液一样融在你身体里面。我对它没有什么意识，我也不去考虑什么，我怕我一旦考虑清楚了我就不会去做了，也可能有太多的实质性的东西我也在回避，因为确确实实这么多年走来，太苦了。

黑豹乐队主唱：秦勇

“一旦考虑清楚了我就不会去做了”，这真的是一种很有趣的说法，就像爱情（很奇怪，不自觉地我又拿爱情来比喻了，摇滚和爱情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不知道！），等到都清楚了，要么就是该分手了，要么就是要结婚了，真正热恋中的人往往是找不着北的。如同任何一个稍微接触过摇滚的人都会感觉到的那样，摇滚固然首先是一种音乐，但这种音乐之中并不存在什么完整的音乐要素可以使人有绝对把握将它同其他音乐形式完全区分开。它的节奏、乐器、音量、旋律、声音都可以从其他音乐形式中找到，但这些四处存在的要素的组合形式却

可以使人们断定某一首作品是不是摇滚。有句话放在这里表述或许比较恰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而这意会有时候也不完全取决于音乐要素，毋宁说更多地取决于历史，取决于摇滚包容万象的气概，取决于崇尚摇滚者的信念。由信念产生精神，在中国摇滚圈里，认为摇滚就是一种精神的也是大有人在。

现在，说实在的，要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我觉得不可能，我是这种看法。从我的理解来看，我觉得摇滚这种东西，就是一种精神。

原七合板乐队成员：文博

我觉得摇滚更重要的是精神。因为在音乐上面当然也会做得很漂亮，真的有很多摇滚的音乐都做得很讲究，但是通常在摇滚里面节奏与和声、旋律都非常非常简单，因为这三个东西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词，是一种精神。

原七合板乐队成员：杨乐

文博、杨乐算得上是中国最早一代的摇滚人了，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而他们的观点却和唐朝乐队的前吉他手郭怡广，这位从小受美国教育的美籍华人有着惊人的相似。

摇滚就是一种精神，这话很多人都这么说，我觉得不用想得太多，知道摇滚，就是骨子里那种知道，你不用解释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听音乐。这是摇滚，这不是摇滚，我没有一个很严格的区分。

唐朝乐队前吉他手、创始人之一：郭怡广

我觉得在精神上，对于我来说是，音乐并不重要。我觉得其实就音乐来说，它只是一个载体，就像文字一样，它就是一个载体。但是音乐跟文字一类东西有些不太一样，就是音乐给你的空间。对我个人来说，之所以我会选择这个东

西，是因为空间会很大；文字一类的东西都相对具体，有的时候呢，写的东西，可以让你……可以给你……一种感觉了。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音乐人：王勇

郝舫在他的摇滚专著《伤花怒放》中有这样一段评述：“如果说90年代之前的中国，摇滚还只是崔健孑然独立的呼喊，是青年们从《伊甸园之门》出发萌生的向往和想像，如今，它却响彻在每一家舞厅、每一部随身听，探头于每一家电台、电视台和大报小报，甚至成了最大众化的口头禅，成了任何一个时髦青年表明自己不曾落伍的口头招贴。”但是到了21世纪，那些曾经以摇滚为时髦的口头标贴的年轻人都已经长大了，或许他们对摇滚也多少有了些与当年不一样的理解。唐朝乐队的前吉他手刘义君，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老五，就已经把摇滚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

我当时听到吉他声的时候是一个回头，现在是有好几个回头，这个声音大家都在找，可能这个声音能把一些问题解开。还有一些人是不服输，还要自己去亲临现场，来实践这种摇滚。我看我自己听了摇滚以后到底解开了什么样的人性的，找到什么样的人格魅力，这都是人们试验的一个过程。摇滚乐目前在中国来讲已经有了一些根基了，花盆快要建立起来了，就差在这里开花了。土壤大家都在做，包括我们现在的谈话，就是一种土壤，与媒体的沟通和介绍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每天浇灌的营养。

原唐朝乐队吉他手：刘义君(老五)

我觉得要给摇滚乐一个定义是很难的事情，可能从理念上讲应该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还是一种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生活的方式，或者是自己生活的一种态度。其实我当初做摇滚乐的时候完全是模糊的，并不是先有概念才开始做这样的音乐。是十分自然的开始，或者说有概念也是这样一路走下来的一种体验。我觉得摇滚是一种革命，是文化和音乐领域的一场革命。

唐朝乐队鼓手：赵年

说到革命，记得 The Beatles 乐队就曾经有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叫作《革命》，如果说把摇滚与人性和革命联系在一起有些言重的话，那么骅梓所说的，就是一个摇滚老同志的真实感受。

摇滚乐就是自己要过足瘾，然后你要考虑别的，又有点商业的，又有点虚荣的，又有点对自己那种自恋的。但是我不是说了吗，早晚环境会告诉你，你是干什么的，你要靠什么吃饭。你要过足瘾的话呢，摇滚乐带给你的东西，你自己会感到幸福的。

摇滚歌手：骅梓

我想就是自由，对我来讲。

摇滚艺人：秦齐

那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想更多摇滚乐本身是怎么样的。那时候惟一可能想过的，可能只有崔健。他会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写进歌里去。其他人没有想过自身音乐要提高到什么高度……

摇滚可能更多是泄愤。

原呼吸乐队的吉他手：曹均

其实说到摇滚概念，经常会有一些相互冲突的说法，比如曹均觉得是一种泄愤，而指南针乐队的键盘手郭亮就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对。

首先是摇滚不代表愤怒，不代表那种叛逆的东西，它可能会含有这种因素在里面，但并不是绝对的。

指南针乐队键盘手：郭亮

摇滚乐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音乐形式，然后就特别自我吧，能够不受任何限

制地把它表现出来。摇滚乐在技术上，比方说在鼓上，不像我们做传统音乐、民族音乐，都是谱子上现成的东西，很少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只能在音乐表现手法上加上一点儿自己的东西。摇滚乐就不是这样，你能够把自己好多想法都掺进去。创造性比较强，而且比较自我啦。

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

我现在对摇滚乐的看法呢……我觉得我做的音乐里边本身就有摇滚乐，摇滚乐只是一个品种，一种元素，我可以在另外一些东西上利用它，利用这个元素。我不管在什么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搁这儿比较合适，我就可以去利用它。你比如说像我自己创作的音乐，我觉得不单纯说是摇滚乐，里边还有很多流行的东西，比如说像那种Reggae的东西也有，Fanky的东西也有，甚至Blues、Jazz全有。比如现在我站在舞台上的这种模式，它就是一个摇滚乐的模式，我想这是再革命也改变不了的。我觉得现在音乐的包容性和它的这种多元化，可能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像以前用一种生活方式或用一种文字去解释一种环境，但现在可以出很多种文字，就像现在买了一种生活电器似的，有好多种文字的翻译。是吧，我觉得音乐可能也是这样，但音乐不一样的是，首先就是音乐它不需要翻译，但你如果能在它里面放点各种不一样的东西的话，我觉得那样会特别宽特别大。

原不倒翁乐队成员：臧天朔

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其实很多人也都说到了多元化这一点，比如有很多人都谈到了这样的看法：眼镜蛇女子乐队的鼓手王晓芳就说她学过民乐，也搞过摇滚乐，现在在做世界音乐；“唐朝”老五也讲到了做音乐不应该有太多的门第观念；著名的乐评人戴方也在讲，现在他所谓的摇滚乐从广义上讲，就是所有能让他愉快的音乐。其实对待音乐的确应该是宽容的，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分门别类，三六九等，只要是真的东西，就应该有它充分的发展空间。

其实任何一种“标准”的摇滚定义，都可能会把摇滚之外的东西当作摇滚，

而将真正的摇滚排斥在外。因此，我尊崇并践行在那些最为典型的摇滚歌手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个性意识，自作主张地选取摇滚的精华或糟粕。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所有言论的前提是首先强调摇滚是一种音乐、一种乐趣，但我也坚持认为，摇滚绝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它也是判断、测试时代和人心的最佳手段之一。

旁观者如是说

如此众多的摇滚乐手都谈到了自己的认识，而且的确也是众说纷纭，如果他们的这种对摇滚概念的模糊状态可以解释为当局者迷的话，那么那些在他们身边工作、报道、旁观的人是不是就能旁观者清了呢？

当时对摇滚乐的概念呢，我就觉得就是崔健，因为我跟崔健接触比较多一些。后来陆陆续续臧天朔啊，丁武啊，就感觉他们唱歌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但我就现在说不出来。何勇当时有一个“五月天”乐队，那么大家在一起，我感觉他们唱歌的时候，跟普通的状态就不一样。流行音乐当时也有了，1986年郭峰搞的那个，叫“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手演唱会，那段时间我也认识了一些人，状态不一样。当时我自己，只觉得他们有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但是我当时说不清楚，后来慢慢地跟他们在一起合作、了解、交流，跟国外的人交流。摇滚乐就是一种节奏上的东西，以及歌词上有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著名经纪人：王晓京

在我看来，摇滚并没有太强的概念，只是区别那种俗音乐，感觉比较好的就行了。

著名录音师：王昕波(老哥)

我自己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还是一种精神的气质，其实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实际上是，你通过这个东西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个观念其实

是，比如你跟现有的这种社会体制，甚至是道德观念，一些价值观念（有冲突）。摇滚乐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有一种反叛的东西，有一种所谓的，或者说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MTV 导演：张扬

首先第一个是对这个社会的叛逆。有自己的看法，然后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我理解当中摇滚乐是这样一种音乐。

MTV 导演：施润九

摇滚乐是一种表达方式和一种生活方式。

原不倒翁乐队鼓手、演出经纪人：李季

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也是一种演出方式。摇滚好像并没有这么简单。说到这，我想起了 John Lennon 的一首经典作品《想像》。就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而言，这首歌是够叛逆、够另类的了。他强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观念，甚至当这首歌出来之后还曾经一度在一些西方国家被禁止播放。然而就音乐而言，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它唯美的旋律和慢板的节奏使你根本无法把它判定为摇滚乐。所以任何偏颇的、片面的、武断的定义都是不负责任的。

曾经在魔岩唱片做过法律顾问的张赤军先生为摇滚乐所下的定义颇有些耐人寻味。

摇滚乐本身是一种比较热闹的音乐。我不是音乐专家，只能说它是一种很热闹的、很能刺激人情感的一种音乐。比如说，它的歌词中间，有消极的成分，不是那种积极上进、健康的东西。可是话说回来了，那通俗歌曲里不也有消极的东西吗，通俗歌曲的歌词里也有消极的东西呀……

原魔岩唱片法律顾问、律师：张赤军

黄燎原和戴方基本上是中国第一批报道摇滚乐的媒介人士，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能看到他们为摇滚所写的各种报道或文章见诸报端，所以他们对摇滚乐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代表中国媒体对摇滚乐的某种理解。

摇滚乐本身就是非常商业的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流行文化，在中国比较特别的就是把摇滚乐算成了某种与先锋文化有关的东西。实际上摇滚乐是一种很商业的东西，在西方最成功的摇滚乐，我觉得都是很商业的摇滚乐。

原新华社记者、原唐朝乐队经纪人：黄燎原

我觉得，作为一种音乐来说，狭义上说就是当年的那种摇滚乐，是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一种音乐，而当时我就是处于那个年龄阶段，刨去工作上的那个特殊的、要针对这个领域去报道这个原因之外呢，那也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东西；广义上，我就是说现在的音乐越来越宽泛了，就不太指摇滚乐了，我觉得现在，任何好听的音乐，就是都会……是一种让你很快乐，或者让你觉得有充实感的那种东西。

原《北京青年报》记者、现《北京晚报》记者：戴方

怎么说，其实，其实我用了很多篇幅，力图去描述摇滚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我后来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我能够清楚地知道什么不是摇滚，就是我用的界定方式。因为，每个聆听经验都告诉我，你要去告诉人家什么是摇滚其实很难，但是，如果你听到一种声音，一个乐队的声音，你马上就可以很明确地告诉自己，这是不是你心目中所想像的摇滚。

作家：郝舫

其实在郝舫为摇滚所写的专著《伤花怒放》当中，他用了很多非常文言，也非常华丽的辞藻试图来解释摇滚乐究竟是什么。但是这次采访他几乎完全放弃了在《伤花怒放》中所提出的观点，这好像又证明上文之中所提到过的，其

实对任何事物在概念上的理解的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生活的历练不断在改变着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通过对这些相关人士的采访真的可以得出一个形而上的摇滚概念,那么也许过不了几年,又会被另外的概念所推翻、驳斥甚至替代。最后的结论也许应该是这样的:通过这么多的答案,你可以去寻找你认为正确的概念,只要你认为什么是摇滚,那么它就是摇滚乐。有的时候在剥离了所有炫目的光环和气泡之后,一切都回归了最简单和赤裸的真诚,定义也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2. 莫名其妙的音乐影响

通过前面众多中国摇滚人对摇滚概念的评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对一些事物的领悟能力、理解能力和举一反三的延展能力的确很强。就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猴子都能被中国人发展、演绎出一个长篇的《西游记》来,更何况舶来品“Rock&Roll”乎。但是面对我们所要去探询的中国摇滚诞生及发展的那个历史时期,也就是80年代初期那种信息渠道闭塞、国家才刚刚开放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而言,能够理解“Rock&Roll”当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对于中国老一代摇滚人来说,他们心目当中的摇滚概念究竟是怎样从精神力量的影响当中提炼、抽离出来的呢?这个提炼和抽离又经过了一个怎样的理解和领悟的过程呢?凭什么大家能在对摇滚懵懂无知的状况下,就下定决心为了摇滚而死磕到底的呢?或许你能从以下众多摇滚人的谈话里得到答案。

实际上,我受Beatles影响比较大,因为刚开始你必须有一个点,来确认对一件事物的认识。当时我是看一本杂志,首先对西方的东西感兴趣,那是一本旧的内部发行的杂志。当时我喜欢听古典音乐,曾经想正经学音乐,考音乐学院理论系,当时进入1980年,John Lennon被打死的时候,他们发了几篇纪念文章。当时我们看了很莫名其妙。当时John Lennon被打死,中央电视台报道

过，这恐怕没什么人知道，我们在上学时每天晚自习前看新闻，说英国著名男声四重唱小组的成员被人打死了，在全世界引起骚动，恨不得每个国家几百人给他守灵。

音乐制作人：王迪

从王迪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识摇滚乐的过程当中有这样几个首要条件：首先是能有机会看到内部杂志，就算是旧的。另外他也要有一定的音乐基础，王迪说自己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所以至少能从中吸收一些西方人的观念，同时也培养了自己对音乐的敏感。另外他的好奇心也使他被 John Lennon 的遇刺发生了兴趣：不过就是英国的一个乐队其中的一个乐手死了，却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骚动，恨不得不同宗族、不同信仰、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地方都有几百人为他守灵，这种待遇恐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享受到的吧，就算你是国家政要或者政府首脑。其实，不只是王迪一个人认为自己受到 The Beatles 的影响，在我们采访的中国摇滚乐手中几乎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体验与经历。

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 The Beatles，那年（1980 年）12 月，John Lennon 被枪杀，我的一个香港同学就把一盘带子送给我，介绍说：“这个带子很重要的，这个唱歌的人刚刚给人家杀掉。”第一耳听，不懂，什么乱七八糟的。可就记住了一首歌，叫 *Yesterday*，因为特别好听，就慢慢听下来了。后来陆续也买了一些音乐的磁带。就是 Beatles，那一段什么都不听，就听了 Beatles。

原呼吸乐队的吉他手：曹均

从小，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一开始就听到披头士。甲壳虫的音乐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超载乐队主唱：高旗

我是在美国生长的，从小就听收音机，从小就特喜欢摇滚乐，我记得我的